专家视角

**编者按** 大江南北,暑假模式陆续开启。然而,对于今年这个暑假该怎么过,学生、家长、老师都有些不知所措,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双减负”治理下,线下教育培训机构基本退出暑假市场。双职工的父母把孩子放在家里不放心,即使有老人或保姆帮忙在家管孩子又担心孩子的学习没人管。此时,教育部门伸出校园托管的援手,但目前来看,参加者并没有想象的踊跃,而部分老师还缩短了假期,效果有待评估。此情此景,也让我们有机会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视角,以切身体会来审视长久以来的家长教育焦虑,理解这种焦虑,并举全社会之力解决它。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良性互动

# 形成教育合力 缓解教育焦虑

□ 王 东

## 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缺乏有机联系和互动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民众普遍享有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然而,与教育发展相伴而来的教育焦虑却与日俱增,其中家长的教育焦虑最甚。当下家长教育焦虑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家长的教育需求“水涨船高”、教育发展的“内卷化”趋势以及“应试主义教育”依然大行其道等解释之外,笔者认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构成的“大教育体系”是理解家长教育焦虑现象的重要背景,家校社关系现状是审视家长教育焦虑的重要出发点。当前,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关系的现状是什么样呢?

**家庭教育: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夹缝中生存。**

我国家庭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然而伴随现代社会对学校教育价值的推崇,家庭教育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学校教育的挤压,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延伸。不少家长在子女教育过程中,过多地将精力放在学校交代的任务上,诸如检查孩子的学校作业、督促孩子学习以及完成学校布置给家长的任务。家庭教育呈现出“学校化”,成为学校学科教育的延长、家长异化为应试教育的陪练等现象。此外,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界限也存在模糊不清的现象。当前,社会培训/课外辅导/课后托管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家庭中一个比较普遍的教育选择。在家长热衷选择这些社会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的倾向。在竞相追逐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的过程中,家庭教育的内容逐渐被“接送孩子上培训班”“陪孩子一起上课”“培养孩子兴趣特长”等活动所代替。总之,家庭教育的空间一定程度被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所充斥,家庭教育被挤压成“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如果去除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当前的家庭所实施的教育内容呈“空心化”。

**学校教育: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挑战中无所适从。**

近现代以来,教育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长们在教育方式上逐渐经历了由“放任自流”向“精心栽培”的转变。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家长也开始追求“精心栽培”教育。秉承精心栽培教育的父母竭尽所能地为子女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和资源,择校热、学区房等社会现象背后体现了广大父母对优质学校价值的高度期望。另一方面,社会教育的发展对学校教育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本应以“非学历教育培训”为主业,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并在“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具有积极作用”的校外培训机构,却逐渐背离初心,偏离既定轨道,甚至成为学校教育的干扰者。然而,面对家长和社会培训机构带来的挑战,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学校的应对相对被动:一方面,在学校管理者和学校教师看来,家长们“精心栽培”教育目标不应诉诸学校,家长应该承担起主要责任,不能对学校抱不切实际的预期;另一方面,面对社会教育给学校教育教学带来的负面影响,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感到无力去改变现状。

**社会教育:深陷“影子教育”的定位而难以自拔。**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生态环境中,校外社会教育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然而当前校外社会教育的真实价值未能充分展现。首先,社会教育从属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它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具有相对独立性。然而,当代社会,社会教育仅是作为学校教育的影子而存在。“影子教育”概念即强调了各类社会教育对于学校教育的依附性,社会教育只对学校教育强调的、重视的内容产生回应。其次,家长对校外社会教育作用评价远远低于其对社会教育的投入热情。由于秉承精心栽培教育观念,当代家长普遍重视校外社会教育的投入。但是,评价家校社三者对孩子个体发展作用时,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9年的调查表明:家长们仍然认为学校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即使是在兴趣特长的培养上,校外培训机构的作用也排在学校和家庭之后。由此可见,以社会培训班为代表的社会教育尽管为学校所催生、受家长追捧,但是其实际作用并未被学校和家长所认可。这里就出现了两个吊诡的现象:对社会教育作用评价不高的家长们却乐此不疲彼地追逐着各类社会教育;同时,对社会教育作用负面评价的学校无形中却助长了社会教育的发展。

为满足广大家长需求、着力解决学生放学后、寒暑期“看护难”问题,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小学生校内托管服、爱心公益服务等工作。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 家长教育焦虑从不确定性中产生

无论是家庭教育的学校化、还是在社会教育中“随大流”地追逐、抑或是在学校教育选择上的极端化(“择校热”),其背后共同的关键词是家长的“教育焦虑”。从社会心理学上来看,焦虑源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感受。上述关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关系现状的描述表明,当前我国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间虽然彼此渗透、交织,但是三者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存在诸多不良互动关系,编织出的是一张充满不确定性的“网”,身处其中的家长感受到教育焦虑不言而喻。

**家庭教育中家长的主体性不足造成家庭教育空间被挤压,为家长盲目的教育焦虑埋下伏笔。**

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以促进其健康成长为目的的引导和影响。其内容和形式有别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然而,从家庭教育“夹缝中生存”的状况来看,家长对“家庭教育”的理解和实践还未脱离“学校中心主义”,大多数家长依照学校的标准去开展家庭教育、选择社会教育。归根结底,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性”不明确,未意识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边界,也未意识到自己在孩子成长中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被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裹挟的家长,其教育焦虑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学校教育的强势地位和“不作为”强化了社会教育的发展,间接助长了家长的教育焦虑。**

学校教育在三类教育中目前处于核心地位,无论是家庭教育的内容还是社会教育的形式都因学校教育而起。然而,如何引导家庭教育、如何看待社会教育,学校基本上处于“隐身”状态。家长是否应该选择社会培训、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培训内容?对此学校很少给予正面回答。当学校三缄其口,不表明其对社会教育态度时,广大家长只能“随大流”地跟风去报班,社会教育机构则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去开展营销,赚得盆满钵满。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社会教育的野蛮生长与学校教育的“退出”有一定关系,这同样凸显了学校教育的“不作为”。在“减负”“治理教育乱收费”“校园安全”等一系列教育改革过程中,学校的教育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弱化。例如,不少校长、教师认为学生兴趣的培养、个性化教育是家长的责任,家长对学校抱有的相关预期不切实际。其实个性化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学校的重要功能,也是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需要引起我们反思的是,当前教育改革中,赋予学校更多职能的同时,也弱化了学校不少必要的职能;在教育改革中,学校的教育职能不能因改革的名义而弱化,更不能成为学校不作为的借口。

**社会教育在野蛮生长中偏离了教育属性,催生、利用家长的教育焦虑成为其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

社会培训机构遵从市场法则,追逐的是利润最大化,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监管不充分的背景下,社会培训机构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家长的教育焦虑是其成功经营的基础,“贩卖教育焦虑”甚至成为一些社会培训机构的营销策略。在此背景之下,社会培训机构的“教育属性”日趋淡化,作为教育服务的重要主体始终不能摆脱“影子教育”的附属地位,其独特的价值难以发挥。这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社会教育逐利的市场行为使其丧失独立性,在淡化“教育属性”的过程中,家长的教育焦虑则成为其巨大的“商机”。

## 家校社良性互动才能破解家长教育焦虑

在当前整个教育生态体系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的地位和功能缺乏清晰的定位,当三者发生交互影响时,家庭教育空间被挤压、社会教育偏离教育属性、学校教育的不作为等一系列现象随之发生。身处其间的家长们无所适从、感受到一系列不确定性,家长的教育焦虑由此而生。因此,构建家校社良性互动关系是破解家长焦虑的重要途径。

构建家校社良性互动关系的关键是确立“大教育观”的发展理念。长期以来,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主要围绕学校教育展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学校教育。这一狭义的教育发展观已经不适应我国教育生态结构的变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有独立价值,它们之间彼此关联、相互成全,共同营造出个体发展的生态环境,这即是一种“大教育观”。只有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共筑为一个有机整体,才能形成教育合力,教育领域中的不确定性才能减少,家长的教育焦虑也才能得到根本缓解。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龙腾社区暑期托管班,开展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

教育随想

# 让孩子健康、诗意、平和地长大

## 家校合和

□ 范皑皑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育人的三种途径,它们是共同守护孩子成长的三个支撑。如果用树的结构来比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那么家庭教育是树根,学校教育是树干,社会教育是枝叶。树根深埋在泥土之下,看不到却非常重要。树根所吸收的水分和营养决定了一棵树的高度和广度,树根的吸纳能力和伸展能力就如同家庭给予孩子的教养和能够为孩子提供的资源。孩子有时候是父母的一面镜子,父母通过孩子的心性和品格就能看到家庭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和实践者给家庭教育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赋予了很高的权重,著名的《科尔曼报告》认为,带来孩子学业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背景差异,相关文献更是汗牛充栋。

如果把家庭教育比作树根,那么学校教育就是树干,社会教育是枝叶。一棵树能否在物种聚集的丛林中找到一席之地,依赖于其树干能否把枝叶向上送到有更多阳光的地方,一棵树的枝叶覆盖越广,越能吸收更多阳光,越能通过光合作用把更多自然能量转化为生命力量。枝叶覆盖广就如同教育中给予孩子更宽阔的视野,让他们能够体认多元的社会,就越能培养具有博大心胸和弘毅格局的孩子,孩子就能成长地更好。

树干是非常重要的连接根和叶的组织,是养分传输的载体,是把枝叶送到阳光之下的支撑,这就如同教育中,学校是知识传播的场所,是儿童生活和形成社会性发展的场所,是社会资源作用于教育的载体,也是学生对世界形成认识和判断的辅助者。登高才能望远,树干越高,枝叶就越少受到其他植物的遮蔽,越能有效地吸收能量。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根、茎、叶其实是不能独立发展的,需要相互协同。学校和家庭共同塑造了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上获得的能力,所以学校、家庭和社会需要协同。特别是家校之间需要合作。当学校中的教育工作者与家庭中的父母亲属成为合作伙伴,他们将为发展儿童的社交能力、情感情绪和学术能力创造机会。

教育是一件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公共性议题,因为大多数人都扮演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种角色。即使没有从事教师职业,大多数人也会在育儿的岁月中积累一些教育者的经验。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教育也是一门极具专业性的、需要敬畏的学科,教师是一个典型的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家长的认知也需要不断迭代。所以,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要协作而不是冲突;要相向而行而不是背道而驰;要多碰撞、交流、深度参与,而不是像两条平行线,互不干扰。实践告诉我们,家庭的很多焦虑以及学校管理成本的增加都是源于家校之间不协同。

但是,家庭和学校存在不同的立场,家庭强调孩子个人从中获得的成长,而学校除了关心每个孩子的成长,还要关注群体的效应。二者的伙伴关系建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家校共育的重点是家庭、学校与社区三者伙伴关系的建立,他们三者通过沟通形成对人的培养;家校共育的难点是家长和学校是否有一致的价值认同和必要的专业知识基础;家校共育的关键是创建一个家长、老师、学生共同的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在共同学习中解决问题。

最近有一本畅销书《爱、金钱与孩子》,这本书从家长的视角,用经济学的理论透析了当前家庭的教养方式。“鸡娃”一词并不是中文语境下独有的词汇,在美国也有盘旋于孩子头顶的“直升机父母”。《爱、金钱与孩子》写道: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常常闲逛到太阳落山,自己决定找哪个朋友玩,没有人会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大家都自由地玩耍且很少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但是在这样宽容环境下长大的父母后来更多的变成了“直升机父母”。所以家庭的教养方式往往是由此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决定的,而不是彼时小时候接触的育儿文化。

家庭教育的教养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专断型、放任型、权威型。调查发现,在权威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成绩更好,幸福感和自尊感更高,更健康,更不易于沉溺于吸毒、打架等等不良行为和习惯。权威型教养方式在塑造子女上更成功的秘诀、同时也是这种教养方式的重要作用机制之一就是“父母参与”。父母要更了解孩子的行为和在校生活,他们不是通过命令使孩子服从,而是试图以理性、问题导向的态度引导孩子的行为。通过努力塑造孩子的价值观来影响孩子的行为。

在育人上面,家庭是先于学校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最早的学校其实是依赖于宗族和血缘关系聚集,我们称之为宗学或者族学。现代学校的形成与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对大量技能的需求有关,与职业分工发展之后的大量女性进入职场有关。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家庭和学校是各司其职的,就像社会的两个专业化部门,但是在未来教育理念中,“突破边界”是一个关键词。学校教育的边界要逐渐被打破,学生学习的场所不再局限于校园,学生学习的对象也不再仅限于在学校专职工作的教师,家长需要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学校的发展、学生的成长中来,形成家校共育。在教育者和家庭之间创建有效的伙伴关系,为学习创造一个有吸引力和支持性的氛围,能促进儿童的学术、社会和情感技能的发展。

人的成长如同四季,每一阶段的成长都经历了一个从酝酿、萌发、生长到收获的过程。家长和教师时常面临的是身体和心智变化中的孩子,更需要理解每个季节的特点和孩子发展的关键词。在冬天为孩子的全面、健康发展酝酿一切可能;在春天呵护孩子的兴趣,为他的萌发提供希望;在夏天鼓励一切大胆、自主、稳健的探索,在秋天欣赏他一点一滴的收获。

对于家长和教师而言,特别要学会为孩子的未来积蓄能量。首先要锻炼健康的体魄,好的体魄是健康快乐生活的前提。运动不仅仅是增强孩子体质的好方法,也与孩子的认知发展和品格形成密切相关。脑科学的研究表明,运动与数学具有相似的脑兴奋区,同样,运动出色的孩子也有潜力学好逻辑性很强的学科。运动的过程不仅仅是肢体训练的过程,还能提升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能力、塑造青少年的坚毅品格、培养其团队合作精神、领导力等等。第二要诗意的生活。亲子之间不谈学习的时候都是“母慈子孝”,一说学习就“鸡飞狗跳”。这反映了一种亲子生活的紧张状态,但作业和成绩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唯一话题。每学期的期末考试之后,如何看待孩子的成绩成为很多家长焦虑的问题。成绩涉及教育评价,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也在不断改革。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其中强调了要对学生实施综合素质评价,克服重分数轻素质的导向。其实,相比于考虑教育的结果性评价,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教育的过程性评价。“教育即生活”,生活中的亲子相处也是父母通过塑造孩子的价值观来影响他们行为的好时机。寒暑假意味着家长和孩子有了更多相处的时间。家长与孩子可以一起游历,一起读诗,一起观影,一起赏乐共度时光。这是生活,也是教育。第三要有平和的心态。如果说诗意的生活探讨的是亲子相处的艺术,那么平和的心态探讨的就是亲子相处的科学。儿童心理发展是遵循一定规律的,教育者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认识了这些规律,才能有平和的心境应对多种多样的意见分歧甚至是冲突。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每个阶段都需要对孩子有新的认识,每一次重新认识都会使家长与教师达成新的理解,并对接下来的教养方式产生影响。儿童的心理发展有共性,也有个性,家长和教师都需要熟识一般规律,研究个体差异。在课程中学习育儿、教子的工具,在相处中践行陪伴、引导的艺术。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育学院副编审,《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编辑部副主任)**